

掙扎的貝類們

是否曾經夢見廚房？

我穿上潛水裝

找到海底的貝類

依偎在牠們身邊

所能夢見的卻只有

同一座海洋

推薦序。

## 虛與實相煎，詩與說互溶

向陽

——讀煮雪的人詩集《掙扎的貝類》

煮雪的人要出第二本詩集了，距離他的第一本詩集《小說詩集》（台北：煮鳥文明，二〇一二）問世，已有七年之久。七年前，他出版《小說詩集》時，很清楚地將自己創作的詩定位為「小說詩」，藉以區辨他的詩和台灣現代詩「抒情傳統」（一個被建構的「傳統」）的差異，同時也

藉以區辨他和當代其他詩人的差異。這樣的企圖，顯現了他開拓台灣現代詩心的路數的雄心。出生於一九九一年的他，當時才二十一歲，已經是《好燙詩刊》的主編，也以小說創作榮獲當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優選，詩和小說的雙軌創作及其衍生的創意，應該是他創生「小說詩」的動力。

《小說詩集》出版後引發了詩壇的矚目與討論，在「傳統」的文類區分體系下，詩是詩，小說是小說，兩者如何並存？可能是部分「傳統」論者的質疑。二〇一三年，煮雪的人在《文訊》十二月號為「小說詩」做了一個簡

單的定義：「不以敘事為目的，而是以虛構故事為手法的詩。」這個定義強調「虛構故事」的手法，可以區別以真實事件或歷史為題材的「敘事詩」，但仍無法解釋小說與「小說詩」、詩與「小說詩」的分殊。以虛構情節（或故事）寫的詩，在台灣現代詩壇其實是存在的，只是不以「小說詩」為名，而是以它的散文（不分行）形式被稱為「散文詩」，個中好手如商禽、蘇紹連均有不少佳篇，都以「虛構故事」為內容——那麼，又該如何分別「小說詩」與「散文詩」的差異呢？

這本《掙扎的貝類》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解答。

《掙扎的貝類》共收四十六首詩作，單就題目來看，就可發現一個綿貫其中的特色：無。

「無」表現在〈無法自殺的城市〉、〈沒有海的世界〉、〈沒有雨的人〉、〈不存在的東北角〉、〈沒有沒有的雜貨店〉這些詩篇的命題及虛構的故事中，也隱藏在沒有「沒有」題目的詩作之中（如〈廢棄高速公路〉、〈印象房間〉、〈沉默的便利商店〉、〈月球博物館〉、〈夜晚沙漠中的華麗餐廳〉等），它們組成了煮雪的人「小說詩」以「無」為「有」的虛構本質，散發著哲學式的命題與思維。這是煮雪的人的「小說詩」和當代台灣散文詩最大的差異。

從「無」出發，也結束於「無」，延伸這些內容和情境的，則是「夢」。不僅詩題帶「夢」（如〈夢中警察〉、〈夢中圖書館〉、〈夢境中的魚頭鍋店〉、〈吃夢的人〉等），整本詩集諸作也都可視為眾多的夢境組成的一個夢境。在夢境中，煮雪的人以他巨大的想像力，虛構在現實中不存在的故事和情節，演繹看似荒誕卻又真實的生活面相，並以之戲擬或諷喻現代社會和都市文明的違常。〈廢棄高速公路〉寫西元二〇××年新型交通工具問世後，報廢公車緩緩駛過遭淘汰的高速公路旁，司機與乘客面對「他們早已遺忘／如此迅速的海風」說「這樣就好。」最終結束於「我輕聲說：『讓我們於焉成為，』」自身的

故鄉。」——預言般的喃喃自語，凸顯了後現代工業文明將人阻隔於自然（海和海風）的殘酷，以及最終的崩解（人的孤立無援）；〈沒有海的世界〉也是夢境，詩從「我划著小船出海／卻身陷陸地」著筆，結於「最後我看見海鷗／但是海鷗不該存在於／沒有海的世界」，寫出人類與海爭地的荒謬。這一批以夢境為內容的「小說詩」，也是當代台灣散文詩較少觸及的題材。

煮雪的人從《小說詩集》時期創發的「小說詩」，來到這本《掙扎的貝類》才有了明晰的面貌，也才有了異於敘事詩，也異於散文詩的體態，若說他是獨闢蹊徑，開創

台灣小說詩的第一人，亦不為過。這本詩集中的佳構甚多，如〈印象房間〉以「印象中的□□」形構的不確定；〈帝王蟹〉中異化為帝王蟹的我「揮舞著雙螯，想要找出答案／卻只能聽見一輛車子／帶走積雪的聲音」的荒謬；〈不存在的東北角〉結局，「老闆告訴我／這裡是不存在的東北角／你我早已不復存在／只有胃中的生魚／記得你的名字」的虛無；〈夢中警察〉追緝通緝犯，最後卻因兩人都「無處躲藏／只好對準太陽穴／朝自己開槍」，法醫最後決定讓他們成為雪原的戲謔；〈夢中圖書館〉找到的煮雪的人的6,020,000本詩集，醒來後只剩「手上握著一頁／毫無印象的〈夢中圖書館〉」的自嘲……等，都令人發噱，也引人深思。

煮雪的人的《掙扎的貝類》從「無」出發，而以「夢」建構情境，最後返歸於無。這也突出了這本詩集的思想性。他寫的詩雖然都以虛構出之，發展引人入勝的荒謬情節，卻能映現當代後工業文明對於自然和人文的摧殘，以及人類終將面對的預言／寓言式命運，似虛似實，亦虛亦實，沒有高度的語言操作技巧，實難為之。他讓虛與實如豆與豆莢相煎，讓詩與小說互為溶劑，解構了向來詩與小說涇渭分明的界線，也為台灣現代詩指出另一條新路。期望他繼續燃豆煎貝、煮雪烤鳥，為他力倡的「小說詩」建構更寬更廣的美學空間。

二〇一九・一〇・二〇 於基隆暖暖